

土家族语言文化价值简论

吴正彪,肖莉

(三峡大学 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语言相对性是文化相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窥视到其亲属语言的同源谱系关系;在土家语的日常口语词汇中,还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耕文化的乡土知识以及民俗语言的文化本真性原貌。

关键词:土家语;语言谱系;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H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X(2018)05-0067-04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不仅汉语的各种方言别具文化特色,国内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土家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语支未定的独立语言。据三峡大学张伟权先生近期到使用土家族语言的民族村寨逐户实地调查统计,目前能够熟练使用土家语母语进行交流的本民族人口不超过2万,一些地区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能够说土家语的人数亦不足一千人,由此可见,土家语作为一种濒危语言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已经日趋走向消亡,因此,加大抢救记录力度和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语言的研究,对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土家族语言文化价值的研究,土家族学者邓佑玲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危机与挑战——土家语濒危现象研究》(2006)和已故的土家族学者叶德书在《土家语言与文化》(2008)一书中也有过一些简要的论述,土家语研究专家张伟权先生的《土家语汉语词典》(2002)和《实用土家语》(2015)等研究成果更是详尽地从语言的文化释义中做了大量的注解和梳理。此外也有一些民族语言研究者在他们发表的土家语研究文章里涉及到语言中的文化现象,但多数只是其中的一些侧面,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分析探讨。

一、土家语在藏缅语族亲属语谱系比较中的研究价值

张公瑾先生在《语言的文化价值》一文中认为:“如果一种语言在谱系分类中还找不到位置,那么,

这种语言就还不足以说明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其它民族的关系。”^[1]在语言学的谱系分类中,土家语被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语言,至于在语支的归类上,有的将土家语归入彝语支,有的归入羌语支,也有的则认为土家语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支而存在。由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中能够找到的近似同源词数量较少,在一些有关汉藏语系的语言学研究著作或研究文章中都将土家语定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语支未定的语言。尽管如此,通过土家语的核心词和词汇类型与藏缅语族语词的比较,在语言谱系中说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有着密切的亲属语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一是从藏缅语族语言的古音构拟及演变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吉首大学杨再彪先生在《湖南西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一书就“北部与南部方言基本词汇”情况列举了大量可资比较的土家语词汇,如北部方言两个语音点的土家语^{[2]77-78}:

例词	龙山土家语	古丈土家语	泸溪土家语
太阳	nau ²¹ tsi ²¹	lau ²¹ tshɿ ²¹	lo ³⁵ zi ⁵³ du ¹³
月亮	su ²¹ su ²¹	su ²¹ su ²¹	lo ³⁵ ci ⁵⁵ du ¹³
星星	si ⁵⁵ Zi ²¹	ci ⁵³ je ²¹	mue ³⁵ bu ⁵⁵ ku ²¹ su ³⁵ ta ²¹ bu ³³
雨	mue ³⁵ tse ²¹	mue ³⁵ tse ²¹	ze ³³
火	mi ⁵⁵	mi ⁵⁵	mi ⁵⁵
山	khu ⁵⁵ tsa ⁵⁵	khu ⁵⁵ lie ²¹	lo ²¹ xo ²¹ te ²¹

从土家语语音的共时性使用特征看,无论是北

收稿日期:2017-10-10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左右江革命老区乡村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LQ15A03)。

作者简介:吴正彪(1966-),苗族,贵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民族民间口头传统文化;肖莉(1988-),女,湖北荆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比较。

部方语还是南部方语,如使用南部方言的泸溪土家语“太阳”[lo³⁵zi⁵³du¹³]、“月亮”[lo³⁵ci⁵⁵du¹³]、“星星”[m⁵⁵ue³⁵bu⁵⁵ku²¹su³⁵ta²¹bu³³]、“雨”[ze³⁵]、“火”[mi⁵⁵]、“山”[lo²¹xo²¹te²¹]、“沙子”[lu³⁵se⁵⁵]等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性:“声母只有单辅音”^[31]。藏缅语族中原始古音里面的复辅音到了土家语里已经分化为单辅音,因此在上述这几个土家语词汇中,尽管已经分化为单辅音,但从同语族亲属语言的语音变化中可以推理出藏缅语族古音在向土家语(北部方言)演变中呈现出来的一些古音遗存痕迹^[41]:

1.“太阳”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s-nin-m^{*}。土家语的前缀词中 nau²¹tsi²¹还保留有古音中的 n^{*}声母,这类以 n^{*}为声母词与纳西族语、白族语有对应关系,如纳西语的“太阳”读[ŋi³³me³³]、白族语的“太阳”读[ŋi⁴⁴]。在汉藏语系的众多语言中,n与m是一对音位变体声母,n在具有亲属语言关系的民族语言里,有的读m,也就是说m和n以及ŋ的读音有互换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云南巍山彝语的“太阳”[mu²¹]与傈僳语的“太阳”[mu³¹mi³³]、拉祜语的“太阳”[mu⁵³ni³³]、羌语的“太阳”[məsi]同样存在着同源关系。同理,在土家语“太阳”这个读音里,[z]、[d]这些读音与藏缅语族中的“太阳”这个读音[tɕ]、[tɕ]、[dz]、[dz]等也存在来源相同的音位变体关系,如路南彝语的“太阳”[tɕ³³]、双柏彝语的“太阳”[dzio²¹]、米勒彝语的“太阳”[tɕi³³]、墨江彝语的“太阳”[dzi²¹]与土家语“太阳”中的tsi²¹或tsh²¹应属于同源关系。^[51]

2.“月亮”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s-lak^{*},p-la^{*}。土家语中的su²¹su²¹还保留有古音中的s^{*}声母。土家语的这个词声母在独龙语的读音[su³¹la⁵⁵]中还可找到其同源关系,到了同语族的其它语言词汇则发生了变异。

3.“星星”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s-grar^{*}。尽管土家语中的si⁵⁵zi²¹还保留有古音中的s^{*}声母,但现代土家语中的s已经出现了音位变体,读为ç,也就是说“星星”这个词在土家语中还有另外一个读音[ci⁵³je²¹]。同语族中声母保留有ç读音的仅有白族的语言,如剑川方言读[çe⁵⁵] (韵母带顎化)、大理方言读[çe⁵⁵] (韵母带儿化)、碧江方言读[çə⁵⁵] (韵母带顎化)^[61],等等。

4.“雨”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m-qhra-g^{*}。土家语中的m⁵⁵ue³⁵ts²¹还保留有古音中的m^{*}声母。土家语这个词的声母在同语族中还保留有同源关系的词比较多,如羌语读为[ma³¹zi⁵⁵]、傈僳语读为[mu³¹ha³³]、拉祜语读为[mu⁵³ze³¹]、四川彝语

喜德话读为[mu³³ha³³]、云南彝语南涧话读为[mu²¹ha⁵⁵]、贵州彝语大方话读为[mu³³ho³³]、基诺语读为[mi³¹tha⁵⁵]、阿昌语读为[mau³¹zo⁵⁵]等等^[71]。

5.“火”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mEl^{*}或 mEr^{*}。土家语中的mi⁵⁵还保留有古音中的m^{*}声母。这个词在声母的同源关系上至今还得到完整的保留,如在藏语中读[me¹²]、在彝语中读[m³¹tu⁵⁵]、在景颇语中读[mi³¹]。

6.“山”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p-la^{*},g-luG^{*}。在同语族中能够找到与土家语“山”的读音有两个,即[khu⁵⁵za⁵⁵]和[khu⁵⁵lie²¹] ,这个词与云南彝语南涧话中的“山”[khu⁵⁵dzɿ²¹]基本对应,但与古音声母已经找不到相应的对应。

二是从语言类型学中同样说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之间具有明显的亲属语关系。

作为具有语言“亲属关系”的各个族群所使用的民族语言,在结构模式上都存在着许多相同的语言类型共性特征。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中各个民族语言的相互比较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有着相同共性的语言类型学特点。如从土家语的“宾动”结构类型与藏缅语中的其它民族语言比较中就可看到类似的语言共性:

如土家语说“我们将要吃饭了”为 an³⁵ŋi⁵³tsi²¹ka³⁵xu²¹,在这句话中tsi²¹是“饭”,ka³⁵是“吃”,按照汉语的直译就是“我们饭吃将要”。也就是说,在“吃饭”这个短语词中,“饭”在前,“吃”在后。类似这种“宾动”式短语结构类型词,我们在藏缅语的其它民族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如:

景颇语称“吃饭”为 fat³¹fa⁵⁵,fat³¹即“饭”;fa⁵⁵即“吃”。“饭”在前,“吃”在后。称“洗脸”为 man³³mji⁵⁵时,也是“脸”man³³在前,“洗”mji⁵⁵在后。

贵州盘县的彝语说“吃饭”为 dzo²¹dzo²²这个词时,也是说“饭”dzo²¹在前,“吃”dzo²²在后。

对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这种“宾动”结构以及相应的语序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语言学家李云兵先生在《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中已经有较为详细的归纳和分析,他认为“藏缅语主语S(subjective)、动词V(verb)宾语O(objective)的语序是SOV,动词与宾语的语序是OV。”^[81]通过这些语言类型学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说明土家语在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中的不可或缺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提供相应的语料支撑。

二、土家族语言折射出民族农耕文化生活的乡土知识认知

语言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忠实反映,同时也

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乡土知识的重要积淀。从土家族语汇所折射出来的农耕文化词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民族语言体现出来的乡土知识认知。一方面,大量的土家语农耕生产工具和种植过程中的物种名称及种植技能中的一些语词,都充分地反映了农耕文化生活在土家族母语词汇中的积淀,如在杨再彪教授调查的土家语语料中属于种植类农作物的物种名称就有^{[2]83-89}:

例词	龙山土家语	古丈土家语	泸溪土家语
水稻	li ³⁵ pu ³⁵	li ³⁵ pu ³⁵	tshe ³⁵ bu ³³ le ³³
糯米	tche ⁵⁵ yue ⁵⁵	tche ⁵⁵ yue ⁵⁵	luo ³⁵ mi ³³
种子	ne ⁵⁵ na ⁵⁵	ne ⁵⁵ na ⁵⁵	a ¹³ le ³³
秧	jian ⁵⁵ tsi ⁵⁵	ja ⁵⁵ / jia ⁵⁵	za ⁵⁵
小麦	tsia ³⁵ mwe ³⁵	me ³⁵ lia ³⁵	u ²¹ mo ²¹ se ³³
大麦	nu ⁵⁵ mu ⁵⁵	muŋ ⁵⁵ muŋ ⁵³	u ²¹ mo ²¹ tchi ⁵⁵
荞麦	tchi ⁵⁵ mwe ²¹	tchi ⁵⁵ mwe ²¹	ku ³³ ma ¹³
小米	wu ⁵⁵ so ⁵⁵	ywu ²¹ pu ³⁵ le ³⁵	u ³⁵ dzi ⁵⁵
麻	tshe ²¹ khu ³⁵	tsɿ ⁵⁵ ba ²¹	ma ²¹
白菜	a ²¹ si ²¹ xa ⁵⁵ tse ⁵⁵	pe ³⁵ tse ⁵⁵	sɿ ⁵⁵ pi ³⁵ a ³³ ci ³³
青菜	cin ³⁵ phu ⁵⁵	ci ⁵⁵ phuŋ ⁵⁵	tchi ⁵⁵ tse ³⁵
葱	za ⁵⁵ khue ²¹ tshi ²¹	tshuŋ ⁵⁵	dzi ³⁵ ka ²¹ la ²¹
蒜	si ²¹ tho ³⁵	ci ²¹ do ³⁵	ta ³⁵ sue ³⁵
瓜	la ³⁵ thu ⁵⁵	la ³⁵ thu ⁵⁵	kua ³³
黄豆	tchi ³⁵ pu ³⁵	tchi ³⁵ pu ³⁵ le ³⁵	tchi ⁵⁵ bu ³³

用于农耕劳作的生产工具,也同样有许多丰富的词汇:

例词	龙山土家语	古丈土家语	泸溪土家语
犁	kha ⁵⁵ the ⁵⁵	li ⁵⁵ khu ⁵⁵ thuŋ ⁵⁵	li ³³ tsho ²¹
钉耙	pha ⁵⁵ / ce ⁵⁵ pha ³⁵	tsu ⁵⁵ ku ⁵⁵	ba ³³
锄头	phu ⁵⁵ khu ⁵⁵	li ⁵³ phe ²¹ tshɿ ²¹ / phu ⁵⁵ khu ⁵⁵	ci ³⁵ to ³³
箩筐	lo ²¹ khuan ²¹	lo ²¹ khuã ⁵⁵	luo ³³ khã ⁵⁵
撮箕	ce ⁵⁵ tchi ²¹ la ³⁵	so ³⁵ dzi ²¹	sao ⁵⁵ ci ⁵⁵
镰刀	tce ³⁵ tsi ⁵⁵	xua ³⁵ lian ²¹	xua ²¹ lie ³³
柴刀	su ³⁵ khu ⁵⁵	su ³⁵ khu ⁵³	ci ³⁵ tsa ⁵⁵

另一方面,在土家族的民间格言谚语等母语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农耕文化生活在民族语言中的遗存。如在张伟权先生搜集到的土家语气象和农事谚语中就有^[9]:

1. me³⁵ tha⁵⁵ tse³¹ tsi⁵⁵ ke⁵⁵ mo³⁵ xu²¹ la⁵⁵, me³⁵ tse²¹ cie³⁵ xan³⁵ zi²¹ ta³⁵

汉语意译: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

2. si⁵⁵ ni²¹ ka²¹ Zhuo⁵³ pe⁵³ me³⁵ tse²¹ xu²¹, pu⁵⁵ tshi⁵⁵ tshuo²¹ zi⁵³ me³⁵ tsha³⁵ xu²¹

汉语意译:蚂蚁搬家有雨淋,蜘蛛结网天必晴。

3. khuai³⁵ tchi²¹ la²¹ li⁵⁵ ka²¹ cie⁵³, me³⁵ tse²¹ tshi⁵³ pa⁵⁵ cie³⁵

汉语意译:蚯蚓地上爬,必有大雨下。

4. loŋ²¹ pai²¹ su³⁵ su⁵⁵ tsi²¹ ci²¹ tshi⁵³ pa²¹, la²¹ khuo²¹ li³⁵ pu⁵³ tshu⁵³ tshuo²¹ tha²¹ tha²¹

汉语意译:今年下大雪,明年谷满仓。

5. tchin⁵⁵ min²¹ lau²¹ tshi²¹ tuo²¹, ku²¹ i⁵³ me³⁵ tse²¹ tuo²¹

汉语意译: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6. tuan⁵⁵ u⁵³ tse²¹ oŋ²¹ tha⁵³, la⁵⁵ loŋ⁵⁵ sou⁵⁵ tshi²¹ thai³⁵

汉语意译:端午不涨水,一年没收成。

7. li⁵⁵ a⁵⁵ zi⁵⁵ tian³⁵ tchie²¹, se²¹ la³⁵ tse⁵⁵ pie⁵⁵

汉语意译:深耕一寸,顶得上一瓢粪。

8. nie²¹ si²¹ xuo⁵³ tshuŋ⁵⁵ zi⁵⁵, ie²¹ si²¹ si²¹ thuo³⁵ se⁵⁵

汉语意译:七月下葱,八月种蒜。

土家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山地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在民族语言中存积下来,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些生产活动却以具体的语言词汇形式保留了下来。如从“砍火畚”[ie⁵³ tsa³⁵]、“烧灰”[pu²¹ tshi⁵³ u³⁵]、“撒小米”[ei²¹ nie⁵³ lan⁵³ i³⁵]、“扯小米草”[ei²¹ si²¹ phie⁵³]等词汇中就可说明土家族曾经经历过刀耕火种的山地农耕生产生活。

三、民俗生活本真性原貌从土家语词义中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语言的民族性在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语源”在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正好是“俗源”本真性原貌的实际反映。从土家语民俗语言词汇的原语词义和引申义中,我们同样窥视到其语言文化价值之所在。

1. 摆手舞。摆手舞的土家语名称为[se³⁵ pa⁵³ ze⁵³] (汉语谐音音译为“社巴日”或“舍巴日”),这是土家族在祭祀祖先、向祖先请求赐福和祈求寿禄时举行的一种仪式性舞蹈。摆手舞有大摆手和小摆手之分,大摆手有歌有舞,其歌名为《摆手歌》;小摆手则只有舞蹈没有歌,其舞蹈内容多以模仿农事、渔猎的动作来进行表演。^[10] 据称,大摆手活动主要是祭祀其民族先祖中的八部大神,在《摆手歌》中就特别提到“社巴日”[se³⁵ pa⁵³ ze⁵³]这样的民俗语言词汇:

thu²¹ uan²¹ tciãu³⁵ tsu⁵¹ pha²¹ pha²¹ le⁵¹

土王爵主爷爷唷,

la⁵¹ loŋ⁵¹ khu⁵¹ mo²¹ la⁵¹ kha⁵⁵ liau⁵⁵

一年辛苦过去了。

pi³⁵ pi³⁵ tchi⁵¹ pa⁵¹ le²¹ tchi⁵¹ kha⁵⁵ liau⁵⁵

子子子孙孙过年了,

la⁵¹ si⁵¹ lie⁵¹ ie²¹ liau⁵⁵ li²¹

正月新春到了哩。

pi³⁵ tɕi⁵⁵ kha⁵¹ lie⁵⁵ a²¹ ŋu²¹ le⁵¹ pi⁵¹ ti³⁵ li²¹

你的子子子孙孙哩,

se³⁵ pa⁵¹ ze⁵⁵ li²¹ li²¹ la²¹ xu⁵⁵

要过社巴日了。^[11]

在“社巴日”[se³⁵ pa⁵¹ ze⁵⁵]这个民俗语言词中,[se³⁵]指的是“大家”“众人”等意思;[pa⁵¹]即为“看”“观望”之意;[ze⁵⁵]即“做”“跳”等意思。摆手舞作为土家族民间文化生活中的一种传统活动,早在明清时期的汉文典籍中都有过相应的记载。清代举人段汝霖在《楚南苗志·卷六》中将土家族的这种摆手舞称为“跳年”,说“土人于上元节前数夜,择旷野宽平处,悬灯击金鼓作乐,聚男妇,衣彩服,周围旋走,唱歌,举手顿足,摇摆其身,谓之‘跳年’。亦曰‘摆手跳’。时,必男女相间,由左转右,有至达旦者。歌乃土音,必能识土语乃可辨也。”^[12]当时人们用土家语唱着本民族的母语歌,跳着摆手舞,这样的风俗文化自然以语言词汇的方式积淀下来。此外,在清代学者严如煜所著的《苗防备览·风俗考》中亦称:“土俗,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初五六之夜,鸣锣击鼓,男女聚集摇摆发喊,名曰‘摆手’,盖禳除不祥也。”^[13]摆手舞这一民俗事象在语言中反映了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我们研究民俗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支持。

2. 梯玛祭祀。梯玛祭祀是土家族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梯玛”系土家语[thi⁵⁵ ma⁵³]的汉语谐音音译,[thi⁵⁵]在土家语的本义中翻译为汉语有“本放”“定”“摆”“置”等意思,这里可引申为“敬供”“敬祭”的意思;[ma⁵³]翻译成汉语有“人”或“…的人”的意思。[thi⁵⁵ ma⁵³]的汉语译意为“敬神的人”或“祭祖的人”。按照叶德书先生的解释,[thi⁵⁵ ma⁵³]“梯玛”就是男巫。^[14]与梯玛祭祀活动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民俗词“月日”[ie²¹ zi⁵³],[ie²¹]的汉语译意即“神”;[zi⁵³]的译成汉语有“做”“敬”之意。从这些词语上看,土家族民俗文化传统的民族性从语言符号所蕴含的语义正是其文化因子原貌的真实性反映。

四、结语:民族语言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群体文化价值的外在显现

民族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一直是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一个民族语言所具有的唯一性是其文化独特性的外在表

现形式,因此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以“毕兹卡”[pi³⁵ tɕi⁵⁵ kha²¹]为自称,并对周边民族有自己的一套土家语称谓,如称汉族为“吧卡”[pa⁵⁵ kha²¹];称苗族为“白卡”[pe²¹ kha²¹]等,“卡”[kha²¹]在汉语中有“家”“群体”“族”等意。无论是农耕文化词、亲属称谓词、土家语地名,还是宗教俗语词等,在语义解释上都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为此,在我们看来,语言和文化是共生共存的,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语文化,我们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民族语言的价值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才会得到全面的体现。德国语言学家格里姆(J. Grimm)在《德语史》中对日耳曼语族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并讨论它们的历史时说到:“有一种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15]这段意味深长的思想表述,说明一个民族的语言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公瑾.语言的文化价值[J].民族语文,1989(5).
- [2] 杨再彪.湖南西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77-78.
- [3]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496.
- [4]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183-184.
- [5] 戴庆厦.岭福祥.彝语词汇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285-286.
- [6] 徐琳,赵衍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白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137.
- [7]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78.
- [8] 李云兵.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
- [9] 张伟权,张恨.实用土家语[M].广州: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130-132.
- [10] 张伟权.土家语汉语词典[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211-212.
- [11] 邓佑玲.民族文化遗产的危机与挑战——土家语濒危现象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08-109.
- [12] (清)段汝霖撰,谢华著,伍新福校点.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M].长沙:岳麓书社,2008:220-221.
- [13] (清)严如煜著,罗康隆张振兴编著,杨庭硕审订.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188.
- [14] 叶德书.土家语“梯玛”语义溯源——与《“梯玛”探幽》一文作者商榷[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 [15] 吴安其.历史语言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6.

责任编辑:刘伦文